

工 農 兵 寫 話



童 家 寨

賈 炳 智 著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717.1

551



書号: 0563

童 家 寨

著 者: 賈 炳 智

插 画 者: 孫 慕 齡 刘 永 凱

出 版 者: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印 刷 者: 中 華 印 書 局

(北京楊梅竹斜街102号)

發 行 者: 新 華 書 店

開本: 787×1092 1/32

印數: 1—10,000

字數: 9千字

1956年1月第一版

印張: 7/9

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(4) 八分

目 錄

- 一 “婦救會”和“扒山虎” 1
- 二 試車頂嘴，老童訓子 7
- 三 堅持單幹，老童吃虧 12
- 四 大車堵水，老童入社 21
- 附：“童家寨”創作經過 24

一 “婦救會”和“扒山虎”



“軋碌碌，
軋碌碌”，一輛
大車在春陽照
耀下趕進童家
寨來了。

童家寨四

面是山，原來不通大車，最近雖說在村外新修了一條車馬大路，但是大車進村的還是不多見。人們一聽到這響聲，都好奇地出來看。大車，當地人叫做“扒山虎”。“快嘴”門江剛吃過早飯預備去砍柴，看見“扒山虎”趕進來，立即迎上去喊道：“老鄉，走錯路啦！車路在村外。”可是趕車的人說：“這不是童家寨嗎？我給你村童苦孩送車來了。他住在哪裏？”門江

高興地說：“你問‘婦救會’嗎？走，我引你去。”

“婦救會”是西頭童苦孩的外號。抗日時期，有一年，冬學進行考試，老童也應考了。老童一輩子沒有進過考場，想到這一回金榜上就要題名，很高興。誰知道不但“烤”焦了，還考出個外號來。

義務教員問：“世界上數哪一國好？”

老童想了想答：“蘇聯。”

義務教員又問：“現在鬧翻身，你要參加什麼會？”

老童一想，這可難住狀元了，有了，那天聽教員對婦女們說：“咱們要想求解放，就得參加婦救會。”老童認為婦救會能“富”，便大聲答道：“富救會。”從此，人們都叫他“婦救會”，那小名“苦孩”，因為現在既不“苦”，頭髮變白也不是“孩”，所以就沒人叫了。

這幾年，老童的光景過得挺得意。女兒嫁了個工作幹部，到外邊去住了。留下的土地全歸他種，連溝地在內共二十多畝。他雖

然參加了互助組，但是老為自己打算。組員們在他地裏幹活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他總嫌上工遲，下工早，歇的工夫大。他耕地時，總把犁往外拐，想多佔人家半壟；上糞時總嫌風大，怕把肥料颳到人家地裏。

他總覺自己的日子還比不上大國家。可是究竟要發多大財，他自己也沒有個尺子。單從牲口說，由牛換成騾子，又添了頭牛，還嫌不合興。現在車路通了，他看到大車既能拉糞載莊稼，閒時又能運貨，所以就託農業社社長攔寬到城裏買了一輛回來。

送車的人來到老童門口。老童迎了出來。他戴着一頂破帽，拿着旱烟袋，嘴笑得像初三的月亮。趕車的人對他說：“我是城裏人，這是你村攔寬給你買下的大車，送來了。”

“婦救會”迷縫着眼，喜得找不到個寬敞的地方放車。他先指點送車的人把車停在門口，就領着送車的人吃飯去了。一頓飯的時間，門口擠了好多人。老童出來一看，孩子們

有的摸車輪，有的跳到車上玩，他立刻喊道：“動那幹啥！壞了怎麼辦？”一個小孩硬嘴道：“賠你！”“七十萬，外加送車的人吃頓飯，臨走時還要送兩盒烟，你賠得起！”可是孩子們還嘴硬腿軟的不想走開。

老童的兒子叫玉春，這時也在門口站着。這孩子圓盤大臉，高個子。他老覺着爹的思想不對頭，有時也說上一兩句。他去年要跟同村的一個姑娘車車結婚，他爹長不嫌，短不嫌，就嫌車車整天跟男人們一塊幹活，不像話。他爹說要是玉春跟車車結婚，他就分家另住。玉春受了刺激，從此一言不發。玉春正在愣愣地看着大車，旁邊忽然有人問道：“你會趕車？”玉春道：“我，我能趕到狗仔河灘裏去！”

老童斜了玉春一眼道：“天下無難事，我當年啥也不會，可是……”老童還想說下去，玉春道：“你有車鞍？”提起車鞍，老童真有點洩氣。“快嘴”門江在旁插嘴說：“老童，你要是參加合作社，車鞍社裏替你解決。”老童一聽社

裏能解決車鞍問題，就隨口答應說：“行，我連車帶土地一齊入社。”

“快嘴”門江一聽，老童要入社，也不細想，就跑到大囤家裏買車鞍去了。

大囤有三十畝地，在城裏鬧過馬車運輸，家裏有副馬鞍。說起他的起家來，人們都一清二楚。過去，童家寨有集市，凡一四七趕集，糧市上總少不了他。五月後賣米買麥，秋天時買米賣麥，低價進，高價出，回回從中賺錢。人們都恨他，就喚他“大囤”。大囤一聽門江要買車鞍，笑了一笑說：“賣給你們社吧？”門江問：“多少錢？”大囤答：“好說，好說。”門江道：“還是說說吧，也不是我要。”“一定要說，算成二十元吧！其實不貴，做一個新的四十元也不行……”

大囤不論和誰說話，總是笑容滿面，其實是笑裏藏刀。雖然門江不知道他是真笑還是假笑，但總覺得車鞍太貴，就空手出來了。門江來到街上，正碰着副社長有智。有智心靈

手巧，木匠活很行。兩人一說，有智道：“啊，真敢尅人，這樣吧：你再進去，就說先拿上試試。我等你拿出來，咱看看。”門江二次進去拿出車鞍來。有智接過車鞍，裏外看了看，說：“鋸兩個‘人’字形，釘上兩片板板就行。走，到我家裏去做一個試試。”

有智的女兒車車正在鍋台根洗碗。有智倒了碗水說：“老童這人淨想發財，前年互助，他想出個辦法來，叫什麼‘借地還工’，我就借了他一畝地。說起來多好聽呀！地好借，可是工還不起。不忙時他不用工，偏偏忙時才用……”

車車沒等她爹說完就插了嘴：“不能怨老童，那是大園給咱村剪下的樣樣，咱借種大園三畝地，比這更苦。”

有智原不想幫老童做車鞍，但他恨大園狡猾，非做個車鞍氣氣大園不可，就問道：“老童真願入社嗎？”“快嘴”門江道：“他說連車一齊入嘛！你看我這工作做得好不好？這就

叫‘買車鞍引人入社’。”有智道：“我看你先別高興吧！他既真心入社，何必單獨買大車？”門江說：“他明明說了嘛！難道還會中途變卦？”

老童等門江等了大半天沒見人回來，想到大囤家有舊車鞍，就自己去找大囤。兩人一見，敘起家常。大囤的家常是：“第一是入社不好；第二是統購統銷箍得人太緊。自古道：‘小人命，天管定；誰不信，要了命。’親爺父子還生氣，兄弟不和鬧分家，七家八姓鬧社，白費。”老童急道：“可我已經報上名了。”大囤道：“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趁早別……我有車鞍，你有車，咱倆互助一年，打多少糧食都是咱的。”

二 試車頂嘴，老童訓子

天上的星星眨着眼，有智借着月亮光通

知村裏的人開會。他來到老童家裏叫道：“老童！今晚在民校開會，攔寬回來啦，有重要的事跟大家說，快去吧！”老童一邊吃飯一邊說：“攔寬真是攔得寬，不去聽我已知道了，還不是社會主義長，工業化短……”

開會的人都來了，民校裏擠滿了人。攔寬說着國家的五年計劃，和怎樣需要擴大農業生產合作社等等。他那清脆的聲音，真不像四十歲的人。

攔寬報告完了，接着就是自願報名入社。第一個報名的是“受氣官”。“受氣官”原來是老童的互助組長，他成天怨別人，說別人給他氣受，現在看到社裏興旺，也想起個帶頭作用，就首先報了名。接着又有三十多人也報了名。玉春也寫上了。攔寬問玉春：“你能作主？”玉春說：“我爹沒有來，我就是代表。”攔寬說：“叫‘婦救會’親自來報名吧！”有智去請了兩次，老童才遲遲地趕來。等老童趕到，人早散了，啥問題也沒有解決。

第二天一早，門江牽了黃牛，有智拿了新做的車鞍來試車。老童還睡着沒有醒。玉春見他們這樣積極，很受感動，三人一同忙着套上車。那牛兒沒有拉過車，驚得亂跑，幸好人多，沒跑開。這車拉一次糞就有七八担，車鞍也挺合適，不過粗糙些，但也無大關係。有智道：“這車鞍還用二十元？五元咱賣給大囤。”

剛套上車走過街上，老童就被車響驚醒來了。他慌慌張張地起來出門找大車，迎面正碰着大囤。大囤看見老童忙說：“他們拉着大車在村外學火車跑哩，聽，把房子都震塌



啦！”老童一聽，火上加油，急忙趕到村外，找着大車，把兩隻大手一展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氣得臉紅脖子粗地說：“這車是土圪拉^(就是土坑)換來的！使壞了誰負責？”門江說：“老大爺！你不是說連車入社嗎？”“說過，可是，現在我不入社啦！”這時，大囤也趕着來了，腦袋搖得像撥浪鼓，假裝勸解地說：“如今不能剝削，車是你的，讓他們拉糞，這不算剝削！”門江一聽，罵道：“五毒虫！三張紙糊了個驢頭，好長的嘴臉，裝什麼好人！”老童見門江罵人，也罵道：“你不要馬蜂沒嘴，屁眼傷人。”門江他們真沒想到老童會唱這串戲，於是就賭氣立即卸車。老童說：“你們使了車，就不往回送？”門江噘着嘴，送回車，牽了牛，拿上車鞍就走，老童還以為是大囤的車鞍，衝着門江說：“你把車鞍往哪裏拿？我已和大囤互助了。”門江說：“你等着使大囤的吧！”門江氣憤憤地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當天夜裏，老童把玉春罵了一頓。玉春

知道這時跟他說理也沒有用，就乾脆不吭聲，睡下了。可是“婦救會”還是不斷地說：“咱一塊一塊的置地不容易，為啥要入社？天旱了，咱有煎餅鏹三畝沙地，那年不是掛雙石；水澇了，咱有柿樹坡五畝坡地。咱們有這樣好的地，還怕日子過不好，何苦拿麻糖換屎吃……”老童還想說下去，但是玉春早已“呼嚕……呼嚕”打着鼾聲，睡着了。

自此以後，攔寬每天忙着訂計劃，評產包工，忙得連飯也沒有工夫吃。這天，好不容易抽出工夫，端着飯碗來和門江閒扯，叫他到老童那裏去道歉，並跟有智商量動員老童入社。起初門江不願意去，經攔寬再三解釋，門江才去了。

天下着細雨，有智拿了車鞍，門江跟着進了老童家。老童父子倆正在選豆種籽，老童頭也沒抬，只翻起白眼看了一下。老童看見車鞍，又使他想起那天門江說的“你等着使大囤的吧”。心裏很不痛快，仍低頭撿豆籽。

“老大爺！我那天的態度不好，頂撞了您老人家啦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這幾天我和有智花了些工夫做了一個車鞍，現在給你送來，你試試看合適不合適？”門江說得非常的誠懇。

“老童！咱們是上歲數的人了，不能和青年人一般見識！”有智也在旁邊勸說。

老童心裏已有底，他已經和大園互助了，就仰着臉說：“頂幾句算啥，至於入社的事，改年再說吧。”

三 堅持單幹，老童吃虧

春耕開始了，老童家牛騾合犢，騾快牛慢，走不在一起。玉春噙着嘴，很不痛快。老童說：“看你眉眼哩！魯班也做不出來。”老童抬頭一看，日頭老高了，又一看在對面犁地的“受氣官”耕了那麼多地，心裏有氣，便從玉春手裏奪過鞭子喊道：“二十一二歲的人啦，做

啥都不濟事。”接着就是兩鞭子，不料牛兒鼓了鼓腰，沒當回事。騾本來就怕牛角碰眼，這陣子成了前怕牛後怕鞭了。這騾走三步就停一停，老童說：“牛能吃你？連個螞蟻也踩不死！”“啪啪”就是幾鞭子，牛騾一齊跑，“叭”的一聲，犁碰在界石上，掂起犁一看，鏽斷了。

牛兒走得慢，騾兒又搗蛋，老童氣極了，又狠狠地抽了幾鞭，冷不防套繩斷了，老童摔了個跟斗，牛向西騾朝東地跑回村裏去了。老童看着落山的日頭，嘆口氣說：“牲口欺人！”老童急忙趕牲口去了。晚上，老童的黑牛累得流產了。

老童想着黑牛病了不能幹活，心裏很煩悶，來到街上，剛過倉房院，聽見農業社辦公室裏有人說：“今天數‘受氣官’犁得少。”接着就是：“這是沒有集體思想！”“全社都照你還行？”“我看見老童早回去了，就早下了點工。”“受氣官”低聲地說。接着就有人卡住說：“你好好檢討檢討吧！”老童側着耳朵在窗外聽得

很清楚，心裏直嘀咕，他想：他犁得少也比我強多了，今天我要是給社裏幹活，騾跑鏟打，牛小產，還有不受處分的！

“報告社長和各位同志：怨我當時沒有搞通，沒有把社就當家，沒有集體主義思想，今後我一定要克服個人主義的毛病……”“受氣官”的聲音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傳了出來。

老童以為“受氣官”又受氣了，想起大囤說過“七雜八姓合了夥，能弄出啥名堂來”。這些話真不假，他扭身就朝大囤家走去，對大囤說：“‘受氣官’今天又受氣啦！”大囤奸猾地笑着說：“牆倒衆人推，鼓破亂人捶，入社就是活受罪。”老童覺得大囤的話挺對心眼。兩人嘰嘰咕咕直談到月牙子偏西。

穀苗剛一寸，老童就開始薅穀草。他跟玉春說：“穀拔一寸，就頂上糞。”父子兩人緊趕慢趕，一天才拔一分地。苗兒一天一天長，落了一場雨，穀根一夜長一寸，草也露頭了。早種的沒拔完，晚種的也該拔了，父子兩人每